

# 自体的重建

[美]海因茨·科胡特 著 许豪冲 译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elf**

Heinz Kohut

自体心理学最后终将证明自己不仅是有价值的，  
而且是不可或缺的。

# 自体的重建

[美] 海因茨·科胡特 著 许豪冲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自体的重建 / (美) 科胡特 (Kohut, H.) 著; 许豪冲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5.4

书名原文: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elf

ISBN 978-7-5100-9598-6

I. ①自… II. ①科… ②许… III. ①精神分析—研究 IV. ①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 076392 号

## 自体的重建

---

著 者: [美]海因茨·科胡特 (Heinz Kohut)

译 者: 许豪冲

责任编辑: 张瑶瑶 于 彬

---

出 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发 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内大街137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010-64038355)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46千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版权登记: 01-2011-5400

---

ISBN 978-7-5100-9598-6

定价: 69.8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 丛书序

自从1976年中国社会逐步回归到发展的轨道上以来，心理学，或者说“心理学”这个三个字组成的字串，在我国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与过去将心理学贬为伪科学相比，当今社会几乎无人不说心理学重要：各个方面的研究人员都向心理学靠拢、从心理学中找科学问题，或者干脆宣称自己是心理学家；高校竞相创办心理学系，大举扩招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中央和各级政府对心理学，或者说是心理方面的研究投入迅速增加；心理学研究论文在国内外的发表数量呈指数性上升。然而，所有人也都同时感觉，国人的心理状态越来越差，整个社会的心理状态越来越令人担忧，社会各界对心理学的需求却难以从这些浩如烟海的研究中得到哪怕万分之一满意的回答，由此出现了中国心理学的尴尬与困境。

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心理学的状态也是如此。这个状态与马斯洛在七十多年前说的非常相似：“心理学今天已经被扯得四分五裂，实际上可以说已经成为三个（或更多）分离的、互不交流的科学或科学家集团：一是行为主义的、实证的、客观主义的、机械论的集团，二是起源于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的一整套心理学，三是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除了马斯洛所描述的那些以外，这场混乱中又增加了如今占据主流地位的认知心理学及其假子认知神经科学，使得整个心理学世界更加支离破碎。有识之士不得不认为，当今心理学又一次处于徘徊的路口。

心理学必须研究人的行为，否则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不研究人的行为、研究社会性的人的行为，当今心理学领域的某些研究工作就完全可以归于其他学科。而当前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偏向是，一味试图以微观世界的现象解释宏观的人的行为，以为越微观的知识越正确。一些研究就是看哪个脑区的活动、哪个核团的功能、哪个细胞内外离子的运动、哪个基因何时开放等，试图以机械的还原代替研究对象本身，这不仅在哲学层面难以立足，实际结果也必然走向无知论，进而变相忽略了对人的研究，继续下去势必造成心理学学科的消亡。

另一种倾向认为，只有实验室才是提供知识的唯一领地。目前这一观点在我国尤为突出。这种对人类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主要的知识体系就并非来自实验室的视而不见的倾向，也泛滥于心理学界，结果是除了实验室以外的心理学的思想精华都被排斥了，更无法让这些精华在回答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与心理有关的重大问题方面发挥作用。

所有的人都认可，人的行为及其心理基础是人类自身所面临的复杂问题，甚至有人质疑以大脑来理解大脑是不是陷入了某种悖论，更何况人的社会行为远远比单个大脑可能拥有的功能还要复杂。这些思考难免给心理学的研究蒙上不可知论的阴影。在同意心理学要从细胞分子水平到社会水平进行多层次研究的同时，一些人仍然对于通过思辨，实践验证，再思辨，再验证，直到总结出普适理论的研究方法视为寒蝉，这使得我们对高级心理过程的认识，特别是对人的社会性和本性的认识严重滞后。众多因为人的行为而导致的社会问题陷入无从回答的窘境。今天恰逢爱因斯坦诞辰一百三十五周年，他的相对论最初也是观察、分析、思辨、推论的结果，是不可能任何实验室中得到验证的，但最后是在宇宙活动中得到证明的，这对于如何研究和认识人类高级心理过程和行为特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鉴于我国对高级心理过程和人的本性研究的专著稀少，而西方心

理学在这方面名著颇丰，本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愿望，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精心挑选和组织，出版了这套“心理学大师系列”丛书，虽然并不指望它对解决社会问题起到立竿见影之效，但至少可以给正处于进退维谷的心理人又一次冷静思考“心理学向何处去”和“心理学能干什么”的机会，同时也给社会各界又一次提供了解心理学全貌的窗口，进而为看待和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这个意义看，本系列值得所有心理学人和愿意了解心理学、愿意重新理解社会甚至整个人类的读者参考。此刻，《人性能达到的境界》（马斯洛）、《人类的破坏性剖析》（弗洛姆）和《自我与自性》（荣格）三本书已经翻译和编排完毕，正在付梓，陆续还会有弗洛伊德、罗杰斯、埃里克森等人的一系列著作出版。这个系列的特点与其说关注的是人的心理，不如说偏重的是人本身及人性的本质。很多著作是充满人文关怀的，甚至上升到了哲学思辨的范畴。生而为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心理学就不仅仅是一门学科，而是关于全人类的哲学。我想，这也是这个系列对大众及社会最具意义的地方。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长期致力于服务心理学在我国的发展，是最早与中国心理学会合作并始终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出版机构。应世图的邀请，正好就此机会，我就心理学如何面对学科目标和社会现实做点思考，自然都是一孔之见，希望求教于各位方家和各界人士。

张侃

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2001—2009）

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副主席（2008—2012）

2014. 03. 14 于时雨园

## 推荐者序

《自体的重建》是自体心理学创始人科胡特确立自体心理学思想的著作，也是公开宣布自体心理学派成立的著作。

1971年，科胡特的《自体的分析》出版，以及同年他被查出患上淋巴瘤后，就开始过着近似隐居的生活。但隐居的生活并非是无所事事的休养，他除了接受治疗还继续临床精神分析工作，同时建立了自己的自体心理学研究团队，并一起研讨自体障碍治疗模型的发展。这些临床和研讨经验最后成就了《自体的重建》的出版。

《自体的重建》，除了展示科胡特试图所描述的自体心理学如何进行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科胡特本人思想的成熟。

经常有人询问，自体心理学的自体究竟是什么？

因为我们中文是鲜有使用“自体”（self）这个词汇的。联系到实处，即我们当下时刻的自身，“自体”（self）的概念，即我们当下感受到的主体感受。它可能因为已经清晰了这个概念而成为坚实自信的，也可能是因为还无法理解这个概念而感受到一丝虚弱，这些都是很明白的自体感。所以自体，更直接地说，即我们当下所感受到的自己主体感受的种种，以及在过去到现在时间连续感中的自我感。

科胡特对“self”的定义是很宽广的，包括英语有关self的所有内涵，即自我、自身、自己、自我意识、本质、自性、我们的、自花授粉（植物学词汇）、自我繁殖等意思。所以“self”在科胡特的语境中是

很广义的，而不是特指某物。科胡特所定义的自体结构中，自恋是作为能量充溢其中。迈克·巴史克将此解释成自体胜任感，这也十分类似心理学中的自我价值感。

相对于自体概念，科胡特进一步描述了自体客体移情的概念，以取代之前他所谓的自恋移情概念。自体客体是相对自体与客体间的融合的经验，是一种主体被客体以一种全然方式所共情和理解的精神经验。

而自体客体移情，科胡特在本书中将之分为双极自体相关的自体客体，即与理想化父母影像相关的理想化自体客体移情、与夸大自体相关的镜映移情及三种分支：镜映、密友、融合自体客体移情。

同时围绕自体客体移情，科胡特继续重申自体心理学中最容易被忽视的恰好的挫折和转变性内化的部分，即无论何种自体客体移情，分析师与来访者工作关系中，其相关的一端是与同频共情相关的自体客体移情的自体美好经验，但在另一端则隐藏着恰好的挫折可能随时激活的来访者过去的创伤点，当这些点被渐渐激活之后，来访者可能表现出对分析师不理解自己等愤怒，而分析师经由与来访者回溯的过程来修复来访者的自体客体移情中，因恰好的挫折所产生的愤怒，并重新恢复到良好的自体客体关系。这样的来回摆动过程，使得转变的内化作用得以产生，来访者的自体渐渐获得对外的社会适应结构，但同时也能够适切地保持与生命活力相关的自恋，而成熟的自恋即得以发展。

科胡特在本书中，还发展了传统的经典精神分析十分敏感的俄狄浦斯的问题。他勇敢地重新解释，俄狄浦斯的困扰是来自父母对孩子的自体的共情失败的次发结果，而不是原发的。这一新的视角极大地扩大了自体心理学的治疗疆域，但也撼动了那个时代的经典精神分析和自我心理学的根基。而这部作品中，最重要的观点是科胡特站在传统经典精神分析的立场之外，阐述了自体心理学与经典精神分析并存的目标。这一系列观点极大触碰了令许多当时的经典精神分析师敏感且不快的地



方。所以当《自体的重建》出版之后，当时的芝加哥精神分析学会吊销了科胡特督导及训练分析师的资格，仅保留了他作为一般精神分析师的资格，不少非学术性探讨的攻击和传言也随之而来。但当时，以科胡特为首的自体心理学家和对自体心理学工作有好感的精神分析师等，已经开始召开全球性的自体心理学年会，以便更广泛的研究交流。科胡特在《自体的重建》中提出的“自恋现在合法了”这一重视人类主体的人文主义理念，也被当时社会所接受，在 *People Magazine*、*New York Times Sunday Magazine* 等杂志都介绍和刊登了科胡特的相关介绍。这使他获得了很高的社会认同。在那个时期，罗杰斯团队的人本心理治疗也在蓬勃发展。这也反映出那个时代正在发生的对人性理念的变革。

延续《自体的重建》的思考，科胡特在1979年又发表了《Z先生的两次分析》的著名自传记性论文，以及在1984年他去世后出版的《精神分析治愈之道》（科胡特逝世于1981年）。这奠定了当代自体心理学的深厚基础。科胡特在《自体的重建》最后一页所提出的愿望，即未来的精神分析师可以扩展、修正、接受甚至拒绝他的观点，而就共情这一基石继续发展精神分析的学术和临床领域，一反传统精神分析保守和排他的状态，凸显了科胡特的豁达、开明和科胡特之后自体心理学的健康发展。如今，自体心理学已经有自己区别于世界精神分析学会（IPA）之外的全球自体心理学会，并且有每年的年会。而自体心理学家也在科胡特逝世后，如科胡特所希望的发展出各自独立的观点，如Wolf、Stolorow和Atwood，他们中有倾向于科胡特经典观点但又有发展的经典自体心理学，有以科胡特思想为启发而发展的主体间精神分析，以及与罗杰斯等人本主义阵营靠近的自体心理学家，出现了一个百花齐发的自体心理学的新局面。科胡特提出生命的弧度，即以自我抱负为动力，发挥才智与技能，以理想为目标的发展，正在和继续鼓舞着他的学生和我们这些后辈对生命和学术发展的自信和能力。

《自体的重建》从1978年出版第一版以来，至今已经有34年，可以看到这本书的魅力过了三十多年没有丝毫减少，它所构成的思想冲击继续从美国波及中国精神分析界，甚至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界。中国大陆许多读者对科胡特著作简体中文版的出版已翘首以待多年。当我在中国各地进行关于自体心理学的教学时，经常有学员询问这本书是否在中国大陆出版了。而如今，正值中国的龙年，此书终于出版，这是十分吉祥且影响深远的事儿。

徐钧

2012年，龙年正月初一

## 致 谢

在本书形成的不同阶段，曾经慷慨地给予回应的同事与朋友，其数目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必须请求他们接受我的感谢却无法一一列举其名。但是，我还是要提到一些对我特别有价值的帮助——一方面是因为在每位作者都会对于自己努力的价值产生怀疑的时刻，他们所曾提供的情绪支持；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本书的内容与形式所给予的广泛意见。所以，我怀抱着温暖与感谢提到以下诸位：迈克尔·巴史克（Michael F. Basch）医师、阿诺德·高德堡（Arnold Goldberg）医师、卡夫卡（Jerome Kavka）医师、隆普纳（George H. Klumpner）医师、马奎尔（J. Gordon Maguire）医师、马克斯（David Marcus）医师、保罗·奥恩斯坦（Paul H. Ornstein）医师、波洛克（George H. Pollock）医师、保罗·托尔平（Paul H. Tolpin）医师与帕隆博（Joseph Palombo）先生，还有一些人我也要一并致谢。对沃尔夫（Ernest S. Wolf）医师的付出，我要表达由衷的感谢；他因友谊的慷慨举动而承担本书索引编列的艰巨任务。

我还要感谢一些同事，因为他们允许我引用他们被我督导时分析个案的材料。不幸的是，广泛使用我自己的个案是不明智的，因为要保护他们的匿名性非常困难。所以同事的个案之举用，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这些个案被引用的同事中，有一些要求自己名字不要被提及，以作为特别的保护；尽管有小心的伪装，他们病人的身份还是可能被认出来。无论如何，有三位个案的资料可以确保安全，所以我要表达对这三位分析

师的感谢。安尼塔·艾克斯代德 (Anita Eckstaedt) 医师允许我使用一些很有价值的资料，而这些资料是她从有体验进行的分析中所挑选出来的。安娜·奥恩斯坦 (Anna Ornstein) 医师让我使用的临床材料，为我的理论提供了可靠的支持。而玛丽安·托尔平 (Marian Tolpin) 让我使用一些具启发性的材料，而这是来自她为了别的目的所准备的杰出个案研究。

一般作者对他秘书的感谢，通常被例行公事地放在前言的评论之中。然而，我对杰奎琳·米勒 (Jacqueline Miller) 女士所要表示的诚挚谢意，绝非例行公事而是真诚的感受。对于我加诸于她的负担，如果没有她冷静的回应；没有她对任务的投入，没有她执行过程中的才智，这本书的完成将会更遥遥无期。

支持我要提出的这些研究结果，其所有阶段中间的财务帮助是来自芝加哥精神分析机构的安·波洛克·列德勒研究基金 (Anne Pollock Lederer Research Fund of the Chicago Institute for Psychoanalysis)，以及来自一般的研究基金。我要对这些支持致谢。

对于来自国际大学出版社的娜塔莉·奥尔特曼 (Natalie Altman) 女士的帮忙，我也要表达我的深挚谢意。将近一年的时间，我的草稿书页往返旅行于芝加哥到纽约，而后又回到芝加哥。回来的书页中点缀着有感受力的问题与有价值的建议，督促我更清晰地表达自己，以充分的证据支持我提出的看法，以及放弃过多的材料。我感谢她温暖的热诚，因为这确实超过了职责所需，而且我希望她能够像我一样享受我们的互动。我知道，我的书从我们的合作中得益匪浅。

## 前 言

在几个方向上，这本书超越了我之前关于自恋的作品。在以前的书中，我主要以古典驱力理论的语言来提出自体心理学的发现。本书所引入的关键理论概念就是“自体—客体”（self-object）；而在治疗领域中与自体—客体概念相关联之最重要的实证发现，就是我描述的自体—客体移情的现象。最后，当联结理论与临床观察，以及重建发展与治疗的理论，先前的作品引入转变内化作用（transmuting internalization）的概念，与自体领域的结构形成相关联的理论。

和我以前的著作相比较，这本书更清楚地表达了我对于神入—内省作为立足点的信赖，而这一立足点已经从1959年以来定义了我概念上与治疗上的看法。这个步骤——对以下事实结果的充分接受：心理领域的定义，是借着观察者对于内省—神入取向的投入——造成一些概念的精练，也显示在术语的改变上，就像我用“自体—客体移情”的术语取代之前的“自恋移情”。我不认为术语的改变是本书最首要的贡献；而是迈向更清楚定义的自体心理学的表达——或者稍后我会更清晰地陈述，是迈向两种彼此互补的自体心理学。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就如同我其他的著作，是由神入的资料搜集与理论化交织而成。在本书的一开始，先提出一组实证的临床资料与相关的“体验—贴近”（experience-near）的理论陈述。资料是关于特定的临床分析过程中之特殊时刻——关于有效的结案阶段可以说是已经开始的时刻；论述区分防御结构与代偿结构的适当性——这个概念

的提炼让我们对于构成心理上治愈的定义有新的看法，而且与此定义相关的是，可以再评估精神分析的结案阶段的功能与意义。

在广泛地处理了分析过程里的一个关键时刻（结案）的章节末尾；读者可以假设他掌握了一篇技术性的专题论文及关于临床理论的论文，其中描绘了被分析者准备结束分析的决定因素，以及提出论证来支持新的心理健康的精神分析定义，与达到精神分析治愈的过程——尤其是关于自体的疾患。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些确实是本书的目标，这些目标将在整本书中的不同层次上与若干架构下被讨论。但为了要定义什么造成自体病理的治愈，需要再检视很多既定的理论概念。为了要描述自体的重建，必须建立自体心理学的大纲。

精神分析的理论架构要如何重塑，才能使它可以涵盖我们所观察的有关自体的现象的多元与歧异？令人惊奇的是，问题的答案在于——虽然回溯来看应该不会令人讶异——我们必须学习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或甚至同时以两种理论架构思考；我们必须依据心理学的互补原则，认知到我们临床工作所碰到的现象的掌握——与更多的情况——需要两种取向：一种心理学是自体被视为其心理世界的中心；而另一种则是自体被视为一种心理装置的内容。

本书提出的重点在于这两种取向的前者，也就是广义的自体心理学——换句话说，这样的一种心理学就是把自体当做中心，检视它在健康与疾病状态下的起源、发展与组成成分。而第二种取向——其组成只是传统后设心理学（Metapsychology）的稍微延伸——狭义的自体心理学，其中自体被视为一种心理装置的内容，当它应用的解释效力适切的时候，也不会被忽略。如果本书的焦点更多在于广义的自体心理学，而非狭义的自体心理学，其明显的原因不只是前者的贡献较新而需要较仔细的阐述；也因为本书的主要目标，是要说明我们面对的临床实证现象的意义，如果以广义的自体心理学来理解，可以有更

充分的解释。

为了要更接近这样的目标：描述自体心理学当我提到自体心理学时，指的是广义的自体心理学，除非我特别指明。的大纲与建立自体心理学的理论基础，我必须再检视一些既有的精神分析概念：精神分析的驱力概念如何被我们对自体的强调所影响，以及驱力理论与自体心理学的关系为何？俄狄浦斯期与前俄狄浦斯期表现的力比多驱力概念，当我们在自体心理学的情境脉络下重新评估，会有何影响？攻击作为驱力的概念如何被自体心理学的引入而影响；而在自体心理学的架构下，攻击的位置又在哪里？最后，从对动力概念的检视转向对结构理论的检视，我们会问，在自体心理学的架构下，认为是自体的成分而非心理装置的机构，是否在概念上适当；而这些心理装置乍看之下可能就是其对应物（counterparts）。

虽然我很欣赏无瑕疵逻辑的优美，以及术语、概念形成，与理论论述的简洁一致，但本书的首要目标却不在此。书中所建议的理论看法的改变，不单纯是为了理论上的理由是合理的——这些改变的根本理由，在于新的观点对于实证资料的适用性。换句话说，我不会主张新的理论比较优美、新的定义比较精炼，或新的论述比较经济且一致。我主张的是，新的理论尽管粗糙与有瑕疵，但它们扩展并深化了我们对心理领域的理解——不管在临床情境之内还是之外。不是概念与术语的精炼，而是扩展我们对人类心理本质的掌握，增加我们对人类动机与行为的解释能力，才能支撑我们的决心去承担这样的情绪痛苦：放弃熟悉概念架构的安抚帮助，而从自体心理学的观点观察若干临床资料——或这些实证资料的若干面向。

过去十年的探究成果，并没有让我想要致力于放弃古典的理论，以及临床精神分析对人的概念；我仍然支持在若干清楚界定的领域中，持续应用古典的理论。然而，我已经认知到一些分析的基本论述

在应用上的限制。而关于古典精神分析对于人的本质的概念——无论其多么有力与漂亮——我已经确信它不能适当地处理人类精神病理光谱中一段宽阔的区域，以及我们在临床情境之外所碰到的其他大量的心理现象。

我充分地了解到，古典精神分析对人的概念，对于我们的想象力所施予的控制力量；我知道它（古典精神分析）作为现代人尝试了解自身的工具是多有威力。因此我也知道，说它是不适当的，甚至说它在若干面向会造成对人的错误看法的见解，一定会引起反对。我在精神分析界的一些同事会问，超越根本的驱力理论架构真的是必须的吗？事实上，在弗洛伊德与其下一代的学生影响下，它已经从原我心理学前进到自我心理学。目前，在驱力心理学与自我心理学之外，加上自体心理学是必须的吗？以认知的角度可能议论说，有鉴于自我心理学的根本正确性与广泛的解释力，引入自体心理学有必要吗？而以道德的角度言，自体心理学是不是逃避的或胆小的尝试，用来洁净分析、否认人的驱力本质、并否认人是坏的且不完全文明的动物？正就是为了面对这样的议论，我坚持扩展精神分析的视野与自体的互补理论的必要性，这样既能丰富我们对神经症的概念，也是解释自体的疾患所不可或缺的——希望我所举之实证的证据，与我所提出的议论的合理性都能证明其说服力。

现在我转而面对第二种可能的反对者，也就是他们可能批评我闭门造车，说我想要发现新的答案而没有参考其他人的著作。而这些作者早已认知到古典观点的限制，并已经建议了各种修订、改正与改善。

有关对自恋的著作的各种评论，其中有人表示这样的感觉，说我对自恋领域的探究结果与其他人的探究结果具有相似性。批评家阿法包姆（Apfelbaum, 1972）认为我的看法根本上是哈特曼派的（Hartmannian）；詹姆斯（James, 1973）则认为我的看法基本



上类似于温尼科特 (Winnicott) 的看法；还有其他人，如艾斯勒 (Eissler, 1975)，认为我追随着艾克霍恩 (Aichhorn) 的脚步；海因兹 (Heinz, 1976) 在我的著作里追查到沙特的哲学；凯派奇 (Kepecs, 1975) 列出我与阿德勒的相似处；史托洛卢 (Stolorow, 1976) 把我和罗杰斯 (Rogers) 的来访者中心治疗相比；两人团队韩力与马森 (Hanly and Masson, 1976) 认为我是印度哲学的分支；最后，另外两人史托洛卢与阿特伍德 (Stolorow and Atwood, 1976) 说我和奥托·峦克 (Otto Rank) 有关联。

我知道这份名单还不完整，更要紧的是，还有另外一群探究者的名字也应该加进来。这里我想到的——像是巴林特 (Balint, 1968)、艾力克森 (Erikson, 1956)、贾克森 (Jacobson, 1964)、肯伯格 (Kernberg, 1975)、拉康 (Lacan, 1953)、格鲁特 (Lampl de Groot, 1965)、里利希滕斯坦 (Lichtenstein, 1961)、马勒 (Mahler, 1968)、桑德勒 (Sandler, 1963)、谢弗 (Schafer, 1968) 与其他人——他们研究的领域，即使不是他们的研究取向或结论，也与我探究的主题有不同程度的重叠。

关于这一群的成员〔对第一群部分提到的成员也一样成立，尤其是艾克霍恩 (1936)、哈特曼 (1950) 与温尼科特 (1960a)〕，容我强调，起初我持续没有将他们的贡献和我的看法整合起来，不是因为任何的不尊敬——相反地，我很欣赏大部分的成员——而是由于我对自己设定的任务的本质。本书不是由一个孤立的作者所写的技术或理论的专题论文——这个作者已经在一个稳定与已开发的知识领域中获得完全的掌握。这本书是一个分析师的报告，尝试在一个领域作更进一步的厘清。尽管作者经过多年有意识的努力，他还是无法在既有的精神分析架构下得到理解——即使经过现代贡献者作品的修正。尽我所知的，我十分尊敬那些事实上曾经以著作影响我的方法论与意见的